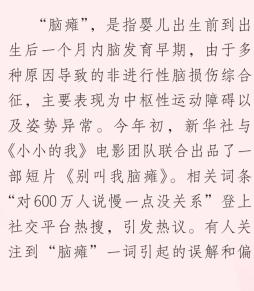
文/记者 郑重 张翔 图/记者 宋宇皓 卢丞权 叶青

吴俊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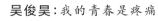
像牡丹一样耀眼而有生命力的人



见,倡议更名为"五慢症"。那么 "五慢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 哪些问题?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 界的?本期《郑重提问》对话"五 慢症"作家吴俊昊。

> 您用"疼 痛"二字总结 青春,这种疼 痛是怎样的?





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身体上,我走路 常摔跤,脊柱侧弯严重,上半身歪斜,连说话 都吃力。别人走500米轻松自如,我却累到气 喘吁吁。神经中枢敏感,写字时手抖得厉害, 考试总做不完卷子, 作业拖到深夜, 这对我是 巨大的打击——明明努力了,却追不上别人的

心理上的痛苦更甚。小时候吃饭时, 勺子 拿不稳,饭菜洒在桌上,身子晃来晃去,周围 人疑惑、嫌弃甚至嘲笑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扎 人。在学校里,看到其他女孩被递情书,我 知道这与我无关,孤独和自卑像影子一样缠

如今, 我逐渐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许 是身体状态改善,或许是心态变了。青春虽 疼,却也让我更坚韧。那些摔过的跤、写不 完的卷子、扎人的目光, 都成了淬炼生命的 火。现在的我明白:疼痛不是终点,而是成 长的烙印。



我觉得湖州这个地方很美, 到处都是免费开 放的公园与景点,四季皆有不同花卉绽放。湖州 我基本都走遍了, 我最爱西山漾湿地公园,那里很 漂亮,有碧水、草坪与缤纷花海,随手一拍皆是美 景。我父母也因为我来到湖州,这里的生活舒适幸 福,用方言形容便是"安耽"(安稳)。我住在商圈附

> 近,日常采买便 利,但更偏爱逛 公园、美术馆和 博物馆,出行常 靠步行或免费

您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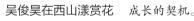
选择定居湖

州? 这里对

你而言有何

特殊意义?

如今的湖 州生活简单却 充实:写作、阅 读,静候属于我 的"不完美却真 实"的缘分。这 座城市用它温 柔的怀抱告诉 我,安稳并非妥 协,而是另一科



您提到阅

记者正在采访吴俊昊

吴俊昊:我大概看过几百本书, 里面有各 种各样的人生。这让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容 易的一面, 痛苦是共通的底色, 没有人的人生

写作对我而言是心理的疗愈。文字能抚平 那些无法对他人言说的伤痛, 很多我无法对别 人讲的话, 可以用文字表达, 就像《小小的 我》中主角用诗倾诉内心。我曾因写作不被认 可而失落, 直到去年区残联的领导找到我, 邀 请我为他们写专栏,专门记录残疾人的故事。 那一刻我哭了,不是因为稿费,而是被认可的

如何理解? 这个专 栏名字叫幸福 无忧, 让我接触了 各种残障群体——小儿

麻痹症、抑郁症、唐氏综合征患者等等。他们 的故事让我更理解生命的多样性。写作也让我 开阔了人生, 通过文字表达真实的自己。我曾 幻想过用才华交换健康的身体, 但现在不会 了。缺陷既是枷锁, 也是翅膀。现在的我, 正 在成为自己剧本的主角。

干活的过程中写完了自己的小说。这让我明

白,女性必须把自己当主体。

读和写作是自

我疗愈的方式。

吴俊昊: 我看了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书。不过 我觉得那不应该叫女性主义,而应该叫人本主义。 因为女性首先她也是人。女性在过去很多年都被当 成是客体对待,她没有被当成一个主体。《我本芬

来明白, 痛苦与喜悦是共生的。若从未体会过痛苦,

对喜悦的感知也会迟钝。就像鲜花再美也终会凋谢,

注于"如何活得更好"。缺陷曾是我的枷锁,如今却

成了翅膀。那些疼痛的青春教会我: 真正的耀眼不是

现在的我,不再纠结于"为什么是我",而是专

但正是这种短暂, 才让人珍惜盛放的瞬间。

外表的完美, 而是内心的坚韧。

吴俊昊,作家,吴兴区残联特约专栏撰稿人,

吴俊昊: 我从小就喜欢鲜花,它代表着一种生命

力。大概是七八年前,有一个男生送花给我,像是电 影里的情节。我们曾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知道这段关

系不可能更进一步。收到花时当然开心, 可那种感觉 与少女时期的幻想完全不同——那时的心悸是对爱情

萌发的期待,希望对方表达的是爱意而非友谊。每个

女孩都幻想过白马王子: 高大帅

可能被伤害。

气、善良体贴,但这终究只是

幻想。现实中,这样的概 率太低了。即使遇到,也

所以我释怀了。任

何事物都有瑕疵,包

括感情。成熟后,我

更愿接受不完美的人和

事,就像接受自己身体

的缺陷一样。我曾怨恨命

运不公, 想象过如果自己是

正常人,是否能轻松走路、流 畅说话,是否会被更多人喜欢。但后

"五慢症"患者,出生于1991年。创作的三部作品

在网文网站上热销, 热心公益的她自立自强, 用辛

勤劳动和努力奋斗书写着自己的新生活。

听说您喜

欢鲜花,这是

有什么特殊的

故事吗?

芳》的作者杨本芬一生坎坷,她小时候经历过非 常痛苦的年代, 因为贫穷没有完成学业。后来结 婚生子,她又把自己的学业给搁置了。再后来工

作、养孩子, 女儿大了之后去照顾女儿, 在厨房

我在很多年前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主体 看待。我不会想着要依附于谁,不依附于父 母,也不依附于未来的老公。我一直想要努力 强大地成长,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场剧本杀, 所 有的人来到你的生活中, 其实他都是一个

您主张用 "人本主义"替 代"女性主义"。 这种观点从何 而来? 吴俊昊在大海边

NPC, 只是一个角色。不管哪一个人离开了 你,你都还是你自己,不应该因为某个人的离 开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现在的我, 住在湖州的小房子里, 读

书、写作、逛公园,活成自己的主角。书架 上摆满女性作家的作品——杨本芬、上野千 鹤子、萧红、李娟。读她们的文字,就像与 无数勇敢的灵魂对话。杨本芬在厨房写作的 坚持, 李娟在草原放羊的诗意, 萧红笔下女 性的挣扎,都教会我:女孩子可以跌倒,但 不能放弃美丽。即使身体受限,精神却可以 自由翱翔。

女性主义不是标签, 而是对"人"的尊 重。无论是杨本芬在灶台边写完的小说, 还是 我笔下记录残障群体的故事, 都在传递同一件 事:女性首先是独立的人。真正的力量源于将 自己视为主体, 而非他人生命的配角。



吴俊昊在小区内享受阳光

未来您想 通过写作传递 什么,对同样 身处困境的人 有何寄语?

吴俊昊: 我想撕掉 "脑瘫"的医学标签,让 "五慢症"被看见—— 我们这个群体做事情 最大的特征就是慢, 行动慢。像我,我 表现得就是走路慢、 吃饭慢、说话慢,主 要就是这些。我们不 是残缺,只是需要多一

秒等待。未来计划继续写 作,记录普通残疾人的真实故

事。至于寄语, 我想说: 苔花不必羡 慕牡丹。如果你正深陷泥潭, 试着把 伤口写成诗。就像我,曾因吃饭拿不 稳勺子被嘲笑, 如今却用这双手敲出 几百万字。慢不是弱点, 是让你看 清路的灯。



扫一扫 看视频